

20世纪

世界女性小说

珍赏

吴怡
许乃青
编

- 女人是必定要哭的
- 镜中往事
- 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 爱,是不能忘记的

复旦大学出版社

SELECTED WORLD-KNOWN STORIES OF 20TH CENTURY BY WOMEN WRITERS



20 世纪世界女性 小 说 珍 赏

吴 怡 许乃青 编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荟萃20世纪世界卓有成就作家创作的以女性为表现对象的小说 28 篇,它们分别代表了本世纪小说创作的不同风格和流派,在文学史上具有公认的地位。阅读这些作品,既可了解 20 世纪妇女生活的历程,也可检阅 20 世纪女性小说创作的成就。

责任编辑 吴德润

责任校对 陆宏光

20 世纪世界女性小说珍赏

吴怡 许乃青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竞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26,000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309-01400-6/I·106

定价:12.50 元

目 录

中国

冬儿姑娘

冰 心(1)

红豆

宗 璞(7)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37)

日本

船场迷

山崎丰子(54)

印度

这才是真的

孟奴·彭达莉(75)

南非

喜事

纳丁·戈迪默(98)

挪威

公司聚餐会

玛格蕾特·约翰森(113)

丹麦

鬼屋

卡伦·布利克森(122)

瑞典

“请用,谢谢……”

阿格内斯·冯·克吕森谢娜(143)

瑞士

荒林孤女

科琳娜·比叶(161)

俄罗斯

财产

丽季娅·绥甫林娜(193)

英国

老妇与猫

多丽丝·莱辛(205)

来点儿歌舞

苏珊·希尔(222)

爱尔兰

魔鬼情人

伊丽莎白·鲍恩(243)

法国

源氏亲王的最后一次爱情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252)

美女王

苏珊娜·普鲁(262)

德国

长途电话

玛丽·路易斯·卡施尼茨(269)

奥地利

镜中往事

伊尔沙·艾兴格(280)

意大利

母亲

娜塔莉娅·金兹布格(290)

希腊

阿伊鲁拉的婚事

加拉蒂亚·卡赞扎基(301)

葡萄牙

下巴颏儿

玛丽娅·翁迪娜·布拉加(315)

澳大利亚

女人是必定要哭的 ✓

亨利·汉德尔·理查森(326)

新西兰

幸福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333)

美国

一小时的故事
瓦格纳作品音乐会

凯特·肖班(350)

薇拉·凯瑟(354)

墨西哥

死去的小姑娘 ✓

何塞菲娜·维森斯(364)

巴西

列恩蒂娜的自白

丽吉娅·法贡德斯·特列斯(371)

冬儿姑娘

〔中国〕 冰 心 （1900— ）

冰心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童年时期随父移居烟台，后迁居北京。1918年进协和女子大学学医，后改学文学。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五四”时期，冰心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写成散文通讯集《寄小读者》，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34年任《文学季刊》编辑委员。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发表过《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空巢》等优秀作品。

冰心的主要作品有《斯人独憔悴》、《超人》、《去国》、《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等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冰心的早期作品大多具有严肃地探讨人生、研究社会、关心人民疾苦和歌颂童心、母爱的主题，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

《冬儿姑娘》原载《文学季刊》1934年1月1日创刊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小说集二》，是作者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刻画了一个勤劳、粗爽和泼辣的少女形象。

“是呵，谢谢您，我喜，您也喜，大家同喜！太太，您比在北海养

病，我陪着您的时候，气色好多了，脸上也显着丰满！日子过的多么快，一转眼又是一年了，提起我们的冬儿，可是有了主儿了，我们的姑爷，在清华园当茶役，这年下就要娶。姑爷岁数也不大，家里也没有什么。可是你说的‘大喜’，我也不为自己享福，看着她有了归着，心里就踏实了，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

“说起来真像故事上的话，您知道那年庆王爷出殡，……那是哪一年？……我们冬儿她爸爸，在海淀大街上看热闹，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丢了。那天我们两个人倒是拌过嘴，我还当是他赌气进城去了呢，也没找他。过了一天，两天，三天，还不来，我才慌了，满处价问，满处价打听，也没个影儿。也求过神，问过卜，后来一个算命的。算出说他是往西南方去了，有个女人绊住他，也许过了年会回来的。我稍微放点心，我想，他又不是小孩子，又是本地人，那能说丢就丢了呢，没想到……如今已是十五年了！

“那时候我们的冬儿才四岁。她是‘立冬’那天生的，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她爸爸本来在内务府当差，什么杂事都能做，糊个棚呀，干点什么的，也都有碗饭吃。自从前清一没有了，我们就没了落儿了。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没红过脸，到了那时实在穷了，才有时急得彼此抱怨几句，谁知道这就把他逼走了呢？

“我抱着冬儿哭了三整夜，我哥哥就来了，说：‘你跟我回去，我养活着你。’太太，您知道，我哥哥家那些个孩子，再加上我，还带着冬儿，我嫂子嘴里不说，心里还能喜欢么？我说：‘不用了，说不定你妹夫他什么时候也许就回来，冬儿也不小了，我自己想想法子看。’我把他回走了。以后您猜怎么着？您知道圆明园里那些大柱子，台阶儿的大汉白玉，那时都有米铺里雇人来把它砸碎了，掺在米里，好添分量，多卖钱。我那时就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里砸石头。一边砸着石头，一边就流眼泪。冬天的风一吹，眼泪都冻在脸上。回家去，冬儿自己爬在炕上玩，有时从炕上掉了下来，就躺在地下哭。看见我，她哭，我也哭，我那时那一天不是眼泪拌着

饭吃！

“去年北海不是在‘霜降’那天下的雪么？我们冬儿给我送棉袄来了，太太您记得？傻大黑粗的，眼梢有点往上吊着？这孩子可是厉害，从小就是大男孩似的，一直到大也没改。四五岁的时候，就满街上和人抓子儿，押摊，耍钱，输了就打人，骂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可是有一样，虽然蛮，她还讲理。还有一样，也还孝顺，我说什么，她听什么，我呢，只有她一个，也轻易不说她。

“她常说：‘妈，我爸爸撇下咱们娘儿俩走了，你还想他呢！你就靠着我得了。我卖鸡子，卖柿子，卖萝卜，养活着你，咱们娘儿厮守着，不比有他的时候还强么？你一天里淌眼抹泪的，当的了什么呀？’真的，她从八九岁就会卖鸡子，上清河贩鸡子去，来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的比大人还快。她不打价，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人和她打价，她挑起挑儿来就走，头也不回。可是价钱也公道，海淀这街上，谁不是买她的？还有一样，买了别人的，她就不依，就骂。

“不卖鸡子的时候，她就卖柿子，花生。说起来还有可笑的事呢。您知道西苑常驻兵，这些小贩子就怕大兵，卖不到钱还不算，还常捱打受骂的。她就不怕大兵，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么的，一直往西苑去，坐在那操场边上，专卖给大兵。一个大钱也没让那些大兵欠过。大兵凶，她更凶，凶的人家反笑了，倒都让着她。多会儿她卖够了，说走就走，人家要买她也不给。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门来了？我在院子里洗衣裳，她前脚进门，后脚就有两个大兵追着，吓得我们一跳，我们一院子里住着的人，都往屋里跑。大兵直笑直嚷着说：‘冬儿姑娘，冬儿姑娘，再卖给我们两个柿子。’她回头把挑儿一放，两只手往腰上一叉，说：‘不卖给你，偏不卖给你，买东西就买东西，谁许你们嬉皮笑脸的！你们趁早给我走！’我吓得直哆嗦！谁知道那两个大兵倒笑着走了。您瞧这孩子的胆！

“那一年她有十二三岁，张宗昌败下来了，他的兵就驻在海淀

一带。这张宗昌的兵可穷着呢，一个个要饭的似的，袜子鞋都不全，得着人家儿就拍门进去，翻箱倒柜的，还管是住着就不走了。海淀这一带有点钱的都跑了，大姑娘小媳妇儿的，也都走空了。我是又穷又老，也就没走，我哥哥说：‘冬儿倒是往城里躲躲罢。’您猜她说什么？她说：‘大舅舅您别怕，我妈不走，我也不走，他们吃不了我，我还要吃他们呢！’可不是她还吃上大兵么？她跟他们役头走队唱歌的，跟他们混得熟极了，她哪一天不吃着他们那笼屉里蒸的大窝窝头？

“有一次也闯下祸，——那年她是十六岁了，——有几个大兵从西直门往西苑拉草料，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们后院里，她答应晚上请人家喝酒。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她在那天下午就躲开了。晚上那几个大兵来了，吓得我要死！知道冬儿溜了，他们恨极了，拿着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后来亏得那一营兵开走了，才算没有事。

“冬儿是躲到她姨儿，我妹妹家去了。我妹妹的家住在蓝旗，有个菜园子，也有几口猪，还开个小杂货铺。那次冬儿回来了，我就说：‘姑娘，你岁数也不小了，整天价和大兵捣乱，不但我担惊受怕，别人看着也不像回事，你说是不是？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儿家去，给她帮帮忙，学点粗活，日后自然都有用处……’她倒是不刁难，笑嘻嘻的就走了。

“后来，我妹妹来，说：‘冬儿倒是真能干，真有力气，浇菜，喂猪，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门取货，回来还来得及做饭。做事是又快又好，就是有一样，脾气太大！稍微的说她一句，她就要回家。’真的，在她姨儿家住不上半年，就回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是我劝着她走的。不过她不在家，我也有想她的时候。那一回我们后院种的几棵老玉米，刚熟，就让人拔去了，我也没追究。冬儿回来知道了，就不答应，说：‘我不在家，你们就欺负我妈了！谁拔了我的老玉米，快出来认了没事，不然，谁吃了谁嘴上长疔！’她坐在门槛上直直骂

了一下午，末后有个街坊老太太出来笑着认了，说：‘姑娘别骂了，是我拔的，也是闹着玩的。’这时冬儿倒也笑了，说：‘您吃了就告诉我妈一声，还能不让您吃么？明人不做暗事，您这样叫我们小孩子瞧着也不好！’一边说着，这才站起来，又往她姨儿家里跑。

“我妹妹没有儿女。我妹夫就会耍钱，不做事。冬儿到他们家，也学会了打牌，白天做活，晚上就打牌，也有一两块钱的输赢。她打牌是许赢不许输，输了就骂。可是她打的还好，输的时候少，不然，我的这点亲戚，都让她给骂断了！”

“在我妹妹家两年，我就把她叫回来了，那就是去年，我跟您到北海去，叫她回来看家。我不在家，她也不做活，整天里自己做了饭吃了，就把门锁上，出去打牌。我听见了，心里就不痛快。您从北海一回来，我就赶紧回家去，说了她几次，勾起胃口疼来，就躺下了。我妹妹来了，给我请了个瞧香的来看了一次，她说是因为我那年为冬儿她爸爸许的愿，没有还，神仙就罚我病了。冬儿在旁边听着，一声儿也没言语。谁知道她后脚就跟了香头去，把人家家里神仙牌位一块都砸了，一边还骂着说：‘还什么愿！我爸爸回来了么？就还愿！我砸了他的牌位，他敢罚我病了，我才服！’大家死劝着，她才一边骂着，走了回来。我妹妹和我知道了，又气，又害怕，又不敢去见香头。谁知后来我倒也好了，她也没有什么。真是，‘神鬼怕恶人’……”

“我哥哥来了，说：‘冬儿年纪也不小了，赶紧给她找个婆家罢，‘恶事传千里’，她的厉害名儿太出远了，将来没人敢要！’其实我也早留心了，不过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个公公婆婆的我又不敢答应，将来总是麻烦，人家那能像我似的，什么都让着她？那一次有人给提过亲，家里也没有大人，孩子也好，就是时辰不对，说是犯克。那天我合婚去了，她也知道，我去了回来，她正坐在家里等我，看见我就问：‘合了没有？’我说：‘合了，什么都好就是那头命硬，说是克丈母娘。’她就说：‘那可不能做！’一边说着又拿起钱来，出

去打牌去了。我又气，又心疼。这会儿的姑娘都脸大，说话没羞没臊的！

“这次总算停当了，我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谢谢您，您又给这许多钱，我先替冬儿谢谢您了！等办过了事，我再带他们来磕头。……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养着，刚好别太劳累了，重复了可不是玩的！我走了，您，再见。”

1933年11月28日夜

红 豆

〔中国〕 宗 璞 （1928— ）

宗璞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原名冯钟璞，河南唐河人。195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先后在全国文联、《文艺报》编辑部和《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写有短篇小说《红豆》、《不沉的湖》、《弦上的梦》和中篇小说《三生石》等。《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宗璞的作品大多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在写作手法上，有其鲜明的特点，即对人物的外部动作以至对话做到用墨节约，最低限度地筛选出最有表现力的细节，尤着眼于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气质，致力于开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笔触细腻，文字优美，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红豆》自1956年问世以来，立即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文学界不小的争论，曾经遭到过批判。二十年后，《红豆》成为“重放的鲜花”又引世人注目。作品描写了一个倾向进步的女大学生，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高潮中，与一个银行家少爷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段恋爱故事，委婉缠绵，扣人心弦。

天气阴沉沉的，雪花成团地飞舞着。本来是荒凉的冬天的世界，铺满了洁白柔软的雪，仿佛显得丰富了，温暖了。江玫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在X大学校园中一条弯曲的小道上走着。路旁的

假山，还在老地方，紫藤萝架也还是若隐若现的躲在假山背后。还有那被同学戏称为阿木林的枫树林子，这时每株树上都积满了白雪，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雪花迎面扑来，江玫觉得又清爽又轻快。她想起六年以前，自己走着这条路，离开学校，走上革命的工作岗位时的情景，她那薄薄的嘴唇边，浮出一个微笑。脚下不觉愈走愈快，那以前住过四年的西楼，也愈走愈近了。

江玫走进了西楼的大门，放下了手中的箱子，把头上紫红色的围巾解下来，抖着上面的雪花。楼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静悄悄的。江玫知道这楼已作了单身女教职员宿舍，比从前是学生宿舍时，自然不同，只见那间门房，从前是工友老赵住的地方，门前挂着一个牌子，写着“传达室”三个字。

“有人么？”江玫环顾着这熟悉的建筑，还是那宽大的楼梯，还是那阴暗的甬道，吊着一盏大灯。只是墙边布告牌上贴着“今晚团员大会”的布告，又是工会基层选举的通知，用红纸写着，显得喜气洋洋的。

“谁呀？”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传达室里发出来。传达室门开了，一个穿着干部服的整洁的老头儿，站在门口。

“老赵！”江玫叫了一声，又高兴又惊奇，跑过去一把抱住了他。“你还在这儿！”

“是江玫！”老赵几乎不相信自己昏花的老眼，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江玫。“是江玫！打前几个总务处就通知我，说党委会新来了个干部，叫给预备一间房，还说这干部还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呢，我可再也没想到是你！你离开学校六年啦，可一点没变样，真怪，现时的年青人，怎么再也长不老哇！走！领你上你屋里去，可真凑巧，那就是你当学生时住的那间房！”

老赵絮絮叨叨领着江玫上楼。江玫抚着楼梯栏杆，好像又接触到了六年以前的大学生生活。

这间房间还是老样子，只是少了一张床，多了些别的家具。窗外可以看到阿木林，还有阿木林后面的小湖，在那里，夏天时，是要长满荷花的。江玫四面看着，眼光落到墙上嵌着的一个耶稣受难像上。那十字架的颜色，显然深了许多。

好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重重地打了江玫一下。江玫觉得一阵头昏，问老赵：“这个东西怎么还在这儿？”

“本来说要取下来，破除迷信，好些房间都取下来了。后来又说是艺术品让留着，有几间屋子就留下了。”

“为什么要留下？为什么要留下这一间的？”江玫怔怔地看着那十字架，一歪身坐在还没有铺好的床上。

“那也是凑巧呗！”老赵把桌上的一块破抹布捡在手里。”这屋子我都给收拾好啦，你归置归置，休息休息。我给你张罗点开水去。”

老赵走了。江玫站起身来，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却又像怕触到使人疼痛的伤口似的，伸出手又缩回手，怔了一会儿，后来才用力一掀耶稣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墙上露出一个小洞。江玫踮起脚尖往里看，原来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她低声自语：“还在！”遂用两个手指，箝出了一个小小的有像牙托子的黑丝绒盒子。

江玫坐在床边，用发颤的手揭开了盒盖。盒中露出来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镶在一个银丝编成的指环上，没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泽十分匀静而且鲜亮。时间没有给它们留下一点痕迹。

江玫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欢乐和悲哀。她拿起这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上升了起来——

那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江玫刚二十岁，上大学二年级。那正是一九四八年，那动荡的翻天覆地的一年，那激动，兴奋，流了不少眼泪，决定了人生的道路的一年。

在这一年以前，江玫的生活像是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一年到头潺湲的流着，很少波浪。她生长于小康之家，父亲做过大学教授，后来做了几年官。在江玫五岁时，有一天，他到办公室去，就再没有回来过。江玫只记得自己被送到舅母家去住了一个月，回家时，看见母亲如画的脸庞消瘦了，眼睛显得惊人的大，看去至少老了十年，据说父亲是患了急性肠炎去世了。以后，江玫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日寇入侵的那段水深火热的日子，江玫也在母亲的尽力遮蔽下较平静地度过。在中学时，有一些密友常常整夜叽叽喳喳地谈着知心话。上大学后，因为大家都是上课来，下课走，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人简直连同班同学也不认识，只认识自己的同屋。江玫白天上课弹琴，晚上坐图书馆看参考书，礼拜六就回家。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

一九四八年春天，新年刚过去，新的学期开始了。那也是这样一个下雪天，浓密的雪花安安静静地下着。江玫从练琴室里走出来，哼着刚弹过的调子。那雪花使她感到非常新鲜，她那年轻的心充满了欢快。她走在两排粉装玉琢的短松墙之间，简直想去弹动那雪白的树枝，让整个世界都跳起舞来。她伸出了右手，自己马上觉得不好意思，连忙缩了回来，掠了掠鬓发，按了按母亲从箱子底下找出来的一个旧式发夹，发夹是黑白两色发亮的小珠串成的，还托着两粒红豆，她的新同屋肖素说好看，硬给她戴在头上的。

在这寂静的道路上，一个青年人正急速地向练琴室走来，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也许是江玫身上活泼的气氛，脸上鲜亮的颜色搅乱了他，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江玫看见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江玫想，这人虽然抬起头来，但是一定没有看见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使她觉得很遗憾。

晚上，江玫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许多片断在她脑中闪过。她想着母亲，那和她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这一生欢乐是多么少。好像有什么隐秘的悲哀在过早地染白她那一头丰盛的头发。她非常嫌恶那些做官的和有钱的人，江玫也从她那里承袭了一种清高的气息。那与世隔绝的清高，江玫想想，忽然好笑了起来。

江玫自己知道，觉得那种清高好笑是因为想到肖素的缘故。肖素是江玫这一学期的新同屋。同屋不久，可是两人已经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肖素说江玫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清高这个词儿也是肖素说的，她还说：“当然，这也有好处也有不好处。”这些，江玫并不完全了解。只不知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片断都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这屋子多么空！肖素还不回来，江玫很想看见她那白中透红的胖胖的面孔，她总是给人安慰、知识和力量。学物理的人总是聪明的，而且她已经四年级了，江玫想。但是在肖素身上，好像还不只是学物理和上到大学四年级，她还有着更丰富的东西，江玫还想不出是什么。

正乱想着，肖素推门进来了。

“哦！小鸟儿！还没有睡！”小鸟儿是肖素给江玫起的绰号。

“睡不着，真希望你快点回来。”

“为什么睡不着？”肖素带回来一个大萝卜，切了一片给江玫。

“等着吃萝卜，——还等着你给讲点什么。”江玫望着肖素坦白率真的脸，又想起了母亲。上礼拜她带肖素回家去，母亲真喜欢肖素，要江玫多听肖姐姐的话。

“我会讲什么？你是幼稚园？要听故事？呸，给你本小书看看。”江玫接过那本小书，书面上写着《方生未死之间》。

两人静静地读起书来了。这本书很快就把江玫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描写着中国人民受的苦难，在血和泪中，大家在为一种新的生活——真正的丰衣足食，真正的自由——奋斗，这种生活，